

中國哲學史唯物論的研究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復旦大學圖書館
 登錄號碼
 36828

62點

120
 12

中國國民黨叢刊

中國哲學史
 唯物物的研究

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FUDAN



JP200000277118 復旦圖書館

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目次

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·····

一

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·····

六二

孟子與社會主義·····

一〇一

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

我國哲學史，是拿唯物歷史觀，應用到中國哲學史上。我如今先舉幾條要義如左。實作緒論。

一物質生產的方法變化，一切社會的關係隨着變化。人類所有種種感情，想像，思考，以及人生觀，其根據都在社會的生活狀態之上。離棄物質的組織，及以此發生的社會的關係而起。

二社會的關係，和社會物質的生產，不能調和。於是成為問題。拿一種主義理想，調和社會的關係。於是發生學說。一切主義理想，皆是歷史的生產物。又是移動的生產物。

三哲學有兩種目的。理論的目的，關係時代一般知識發達的程度。實踐的目的，關係社會生活面貌狀態，及社會個人的要求。

四社會的生活如何，社會的要求如何，直接支配哲學者之頭腦。而一種哲學發生，遂令社會受其影響。但二者比較，有遲速大小之不同。

五中國哲學，側重實踐道德的問題。故廣義的倫理學，常占其大部分，先秦時代及國民的生活傾向，提出明瞭的人生觀，是中國哲學家共通的本領，亦為中國哲學之特色。

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



SWT167/02

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研究

六 考求各時代對於哲學的傾向，其根柢落不屬於理性的要求，而本於心情的要求。故由社會物質生產的關係，可以得中國哲學變遷變遷的原因。

我們讀中國哲學史，有一個很大的疑問，是中國哲學何以獨盛於古代，秦漢以後再興不來，有人歸咎於始皇焚書，又有人歸咎於漢武獨尊儒教廢黜百家。其實這種事情，最多不過做一時思想衰落原因，斷不能統括幾千年的歷史。我以為思想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，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。然而必定那時代的社會生活有極大的變化，那時代的思想纔有極大的變化。晚周戰國是社會經濟的組織根本變動，牽連到社會一切關係，是空前絕後的時代。思想家受了這個影響，所以於學術上有空前絕後的建設。以後社會物質的進步，平平無奇，所以再沒有一個時代的思想學術和他媲美。故從經濟的歷史觀，可以解答這個疑問，要證明我這話不是武斷，先從古代哲學說起。

秦漢以前沒有哲學的歷史專史。祇有孟子的滕文公一章，和莊子的天下篇。一個說儒教的傳說，近於通史；一個論當時的諸子，近於斷代專史的批評。孟子的話，偏重時代的背景。莊子的話，偏重學說的淵源。都極有價值！孟子說：

「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泛濫於中國。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逼人，

歐陽烏歸之道，交於中國。……人之有道也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」

「堯既歿，舜人之道衰，桀君代作。煖宮室以爲汙池，民無所安息。棄田以爲園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，邪說暴行又作，周閭汙池滯澤多，而禽獸至。及紂之身，天下又大亂。」

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又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」

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。……公明儀曰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饑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」

終周聖王周孔子，及自己在戰國時的背景排列出來，可見偉大的人物，偉大的思想，都是時代的產物。而那時代人民的生活不安，和階級的動亂，更是重要的關係。好像霍亂或是西班牙感冒病，鬧到不了。總有人去發明這兩種症，是受了什麼毒菌的害，要用什麼方法醫治？流行病症，是生出時代的要求，毒菌和方法的發明，是新思想的建設。孟子雖是託就儒家一脈相承的思想，加以說明。其實諸子各家受着時代的影響，也是一樣的。

莊子天下篇說：

「不修於後世，不歸於萬物，不歸於度數，以福禍自矯，而備世之念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墨翟

「禽獸聞其風而悅之。」

「不與禽畜，不備於物，不備於人，不後於天，顧天下之安寧，以活民命，入我之室，學是而正，以此曰心。古之遺術有在於是者，陳詩尹文聞其風而悅之。」

「公而不黨，黨而不私，決然無主，趨物而不兩，不謀而知，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在。古之遺術有在於是者，彭蒙田駢聞其風而悅之。」

「以木為杙，以木為杙，以木為杙，不足，是謂田駢聞其風而悅之。古之遺術有在於是者，田駢聞其風而悅之。」

「勞苦無形，變化無常，死發生與，天地並列，神明往與，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及。古之遺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」

莊子為各家的學說淵源於古，我們是很相信的。世界上的宗教哲學，無論如何創作，都不能無所因襲。不過莊子生在魏晉，可以看見這些源流。後人却不能將些許不住的古實材料，認做諸子學說的根據。而且我們還要問諸子各家何以各有各的嗜好，都在這個時代開風而起呢？對於學說個人的才性來說，是說不圓滿的。故此莊子歸真的統論，也說「古之人其情素，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

及百歲。……天下無道，聖賢不問，知遠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則足以自好。……是故內聖外王之術，闇而不明，變而不護。天下之人各爲其說，以自爲方。『古人和天下澤及百姓而時代，變做天下大亂變至不明的時代。』此篇『以衣食爲主善惡言談，老莊孤獨爲意，皆有以愛，』『明生活，尋求有見。然後隨子各家方起。』『莊子首先端』『不停不離，以離最自嬌，而爲世之念。』『『不停不離，隨天下安常，以利民爲』』的所談，是很有難應的。因爲這兩派人看得天下大亂，人民的生活不安，以此亂是禍，應社會的要求。正如希臘的柏拉圖，至於『公而無私，易而無私，察知去己，』更進一步。却可惜『雖然無私，非生人之行而通死人之理。』惟有老子『以本爲精，以末爲粗，』『雖然獨樂而明居，』給人以精神的安慰。不止儲世之夢，濟民之命。莊子更由人世主義，變到出世主義。所以天下需用倒說論說法，他並不將時代的實景忽略。

我們根據老子對於時代的批評，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生活的現狀。

老子說：

『禍甚除，而甚繁，貪甚盛，而甚寡，利甚衆，而甚害，食甚多，而甚餘，是謂盜竈。』

『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欲之多，是以難治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求生』

之厚，是以輕死。」

「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。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」

孔子說：

「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

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

「求也爲季氏宰而餽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非吾徒也！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」

孔子說：

「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。至有餘力，不能以相勞。腐朽餘財，不以相分。黽民良道，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亂若禽獸然。」（尚同篇）

「今天下之爲政者，其所以誨人之道多。其使民勞，其藉數厚。民財不足，凍餒死者，不可勝數也。」（節用篇）

「上不厭其樂，下不堪其苦。故國離寇敵則傷，民免國難則亡。」（七患篇）

孟子說：

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輪有餓卒而不知救，人死，則曰：非我也歲也。』

『廬有肥肉，厓有肥馬，民有饑色，野有餓殍，此謂獸而食人也。』

『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。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』

荀子說：

『上好攻取功，則國貧。上好利，則國貧。士大夫業，則國貧。工商業，則國貧。無制數度量，則國貧。……故田野荒而倉廩實，百姓虛而府庫滿，夫是之謂國賊。竭其本，竭其源，而並之其末；然而主相不知慙也。』（富國篇）

『上以無法使，下以無度行。……故百事廢財物詭，而禍亂起。王公則病不足於上，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。於是君桀紂羣居，而盜賊肆毒，以益上矣。安富獸行，虎狼貪，故關扃人而嬰嬰兒矣。若是，則有何尤於人之暴，挾人之口而求利矣哉！』（正論篇）

以上是諸子痛心疾首於當時的話。證以歷史的事實，何以弄成這樣黑暗，叫人民受無量的痛苦？我看最重要的，就是井田制度崩壞。井田是計口授田，土地公有，古代相沿的一個共產制度。這個制度要崩

，就使社會生活根本動搖。孟子主張井田，却沒有說去國制度，是什麼時候開始破壞的。但僅引詩爲證，說「由此觀之井田小也。」又說「商使民其害已甚，而猶去其制。」便可見西周時代，井田之廢已久。孟子不過假商得制度的大略。我以井田始末，當在前八世紀，即周幽王以及平王東遷之際。這可用詩經作證。(一)詩「雨我公田」條大田第三章。詩序說「大田約國也，言君不能自存焉。」鄭箋說「詩臣思古以利之。」這個公田私田，已是出之詩人思古弼時之口。當時則非井田制度，必定已有所壞。(二)詩「信彼南山，實藹之。」瞻卬篇，言棄田之。我讀我理，南來其款。」詩序說「信南山，刺幽王也，不臨修成王之業。疆理天下，以奉萬功。故君子思古焉。」我讀我理，南來其款。」是成王的事業，而幽王不能修，可與大田第三章互相證明。(三)詩「瞻卬」十款之問。」詩序說「言其國小民無所居焉。」鄭箋說「古者一夫百畝。今十畝之問，往來限閉焉。削小之甚。」正義說「國地限隘，一夫不能百畝。」魏風作於周平桓之世。因土地限隘，故弄到一夫十畝。第二篇伐檀刺貪的詩說「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！」在上的又是那幾位，可爲當障井田制度崩壞人民不墾暴斂之證。到魯宣公十五年初獲款。公羊傳「獲款者何？始履祿而稅也。何說乎始履祿而稅？古者什一而藉。」楚辭傳「初稅祿者，非桑之去食國而強斂十取一也。」顯明是因土地分配法廢，各人所有土地不齊，只

估計土地的款數課稅。齊魯爲周的屬國，而且如此，當時他國井田的情形也就可想。由這個經濟組織根本動搖，更引起社會上的經濟政治上的動搖，爲人民生活最不安的時代。——周之被中國君等處大禍，把前八世紀到前七世紀，叫做諸侯的時代，又叫做封建的時代。很有學識——這井田制度爲什麼不能長久呢？大約是因爲生活日繁，生產交換的事業日多。古代的人口，雖然沒有考據，但田的分配，不能應於人口，看上文以引風就可以推想而得。韓非子說：「今人有五子不爲多，子又有五子，父又未死，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衆而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。」懷德是一想周的諸侯所「人口論」。各國分封土地，早有定限。經過幾百年，人口必定增多不少。百畝之邑，如何能濟，這是井田制崩壞的第一原因。在周文的時代，社會經濟的欲望，容易發達。所謂「曲而面勢，以勸五材，以辨民器」，已成爲百工專業。故孟子有「一人之身而百工所備」，又有「強功過事」的話。當時不止直接恩惠易布，就是商人做交換的行爲。那時的商人在四民中，已很有勢力。子產說：「昔我先君周公與商人，皆出自周。廣次比鄰，以交殺此端，斯之藩而共護之。世有盟誓，以相維也。」想是周公得同的時候，利用的財力，所以要和他立誓相等。後來晉也以一商人，居然卿在鄆。這種商人便有壟斷農民的手段。管仲相桓公，通鹽之權，說「我有國，故有貴賤。令有緩急，故有輕重。人若不困

則富貴游於市。乘民之饑急，百倍其本。故萬乘之國，必有萬金之賈。千乘之國，必有千金之賈。利有所並也。計本量委則足矣；然而民有饑饉者，穀有所藏也。」說商人致富和農民受他掠奪的情形，極其顯明。農民遇此，惟有合着孟子的話：「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。」召曼詩說「民卒流亡，我居國之荒。」則授田歸田之際，國家無從處置。這並非田制崩壞的第二原因。——故老子要「貴穀」之實，管子說「工商業則國貧」。——此外在上者橫征暴斂，使人民不能安於耕作。就與井田之壞，互爲因果。更有叫人民受苦痛的，是長期的戰爭，是兼井時掠奪的手段，最初也由經濟的原因而起。周初封建疆域大小，孟子闢辯，所說不同，惟五等所食，必有定限，公卿大夫以下祿食，無不出於公田。管子七患篇說：「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。」旱，則損五分之二。凶，則損五分之三。饑，則損五分之四。饑，則進無祿，棄食而已。可見平日不是寬餘，一遇飢荒，非常拮据。況且當時一切國用，比較受封之稅，不止增加一倍。所以從前是「什一之制」後來就「二耦不足」。除却侵佔他人所有。別無方法。第一時期是將附庸的土地，占爲己有。照周初分封，公侯之國，附庸過百，統計不止幾千。而見於春秋附庸的名字，不過三幾便，必是已被主國拿併，再進就侵佔鄰國。左傳說「凡師有鐘鼓曰伐，無曰侵，無曰襲」。侵襲竟直是沒有名目，乘人不備，一擄擄掠行爲。至於奪用土地的，對於原本耕作的人民，

而用強暴壓迫，就有不堪的待遇。如秦負恃其衆，貪於土地，驅逐戎子一族。鄭人伐盟向，王遷盟向於陳之類。那時的霸主，又往往將反對國的田地，分給自己的與國，可見田地是戰爭的目的物。——最近歐洲大戰，是因英德等國，生產過剩，故此要爭市場。晚周戰國，却因生產不足，不能不爭農田。兩者目的不同，其出於經濟的原因則無不同。——封建井田兩個制度，當初是互相維繫，及後也就崩潰破壞。那時人民的生活本質已壞，又遇極長期的戰爭，加上君主貴族時常橫征暴斂，種種苦痛，急於救濟，遂成爲社會問題。近代歐美社會問題，是工業大革命之後，社會分配不均的問題，是勞動者生活困苦的問題。中國晚周時代的社會問題，是共產制度崩壞之後，最大多數人生活不安的問題。是有強國的人掠奪多數的衣食，無強國的人衣食拮据，不能生活的問題。社會思潮激出非常的反動，由是產生老子的哲學。

古代哲學，大概可分爲三大派：老子一派，孔子一派，墨子一派。老子持激烈破壞主義，以爲政治腐敗，是罪惡之源，侵掠奪併，都是強有力者所爲。社會因人事複雜。至承認政治之必要，而一切聲名貨物，却祇供少數人所利用，根本上非推翻不可。所以說「小國寡民，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遷徙，雖有舟輿無所乘之，雖有甲兵無所陳之，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

繩。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」那些什百之器，舟輿，甲兵，文字，是當時社會交通發達的器具，物質的文明。照老子眼光看來，社會生活不安，正受這文明的害處，別人說要這些文物來補助交通進步，他却再三說要「人民重死不敢徙，老死不相往來。」但是人民是否甘食美衣，使能自足。如果他們欲望，要超出這個範圍以外的，就叫老子這種政治的學說，不能成功。老子看這第一說，說「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」又說「不為賢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，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」再與甲兵文字，尚且看做不合用的東西，那麼發憤欲的事物，更是一種毒藥。所以既說「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。」又說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於驕，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」然而人願知難發達，欲望愈高。不是無名之朴，不能鎮止。所以說「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亂。」又說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矣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」無名故無知，無知故無欲，無欲自然不爭，不爭自然沒有社會問題。這是極端的破壞，也是最高的建設。老子的主要目的與人民相安，不要政府干涉。故索性說「民可與處，不可與政，是謂代大匠斲。」

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」直將那些政治案正名定分的本領，固用不着。利用歷史的經驗，也使不來。那幾條附錄政治的一切制度，更不消說。老子的人生觀，宇宙觀，根本在「道無爲而無不爲」的一句话。他的政治哲學，從發起各家看來，沒有不受他的影響的。即是除莊子以外，他人都不敢用這種激論主張。莊子說「夫堯舜所然仁。吾恐其天下笑；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。」……夫仁義之行，唯且無賊，且假大禽貪者器。」又說「道德不廢，妄取仁義。性情不離，安用禮樂。」……聖人屈折禮樂，以匡天下之形，懸設仁義以慰天下之心，而民始踴躍好知，爭鬪於利，不可止也。」故「韓非要知，大盜乃止。摘五刑珠，小盜不起。焚符破璽，而民朴鄙。割斗折衡，而民不爭。」都不於老子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」的話，加以說明。國家以博施濟衆爲上治。老子一派，却不懷這種希望。他以爲生民不安，都是習仁義鬧出來的。在上者總是有爲，這叫社會不平安治。所謂受之則親利之則至，究竟人民的觀點。不提根本解決，使他虛心實腹，依然習着缺點。那荀子行仁，不是利天下，反是隨天下。故賈誼說出成子盜濟，併發其習智之法。行施與的人，就是行善的人。蠶絲羊肉，羊肉也羶。世上貪人，正多假借。可見當時治亂關係，是沒有希望的。老子對於國家政治，都主張極端放任，政府不過留一個虛器。老子說「功成名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。

「莊子說『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。』」這是叫他不要有作為，隨自然作生活。莊子的實物表現，在莊子中最爲創作。然而所說『萬物無成與毀，過猶一。』也是本於老子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矣；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矣。』等語而來。老子主張無名，當然得成毀並舉，是無用的區別。有人疑莊子持一切虛觀，所以不反對同有社會，是極端守舊主義。我看不然，莊子的政治哲學，豈直和老子沒有什麼區別。如在齊語，天下篇，天道篇，天運篇，呂宋篇，都指回老子的主義，是一大證據。他對社會有社會，當然與老子一樣眼光。既是根本的反對一切，就不用看枝枝節節的國體是非。大衆大亂之本，必生於堯舜之間，其本存乎千世之後。』故能不必贅言非樂。莊子說人故矯情，即老子的無知無欲。兩人同一稱頌甘食美衣老死不相往來的太古世界。本來經濟發達，是社會發展的基礎。兩人的主義，既不求社會的發展，也不要經濟的發達。所以一見素樸，少私寡欲。』『依乎天理，因其固然。』是他們人生哲學的本旨。越看越懷疑的點，可知莊子對於同有社會，固是極端否認，沒有保守的意思。

孔子對於當時的禮教，不如老子的極端反對。他雖一切著名文物，是民族發展的過程，不事樂官，